

## 第三十三章

---

### 乱世出“英雄”

我步行穿过铁路道口，进入道里区。大街上混乱异常，中国人开的商店大多挂上了国旗，但门板紧闭，全部停业。而日本人开的商店全遭了殃，无数的百姓正在发疯似的抢劫“丸商”和“登喜和”两个日本大商店。这两座大楼已被大喊大叫、蜂拥而来的人群用石块、棍棒砸得千疮百孔，没剩一扇完好的橱窗了。没有放下武器的日本警卫，从楼顶上用步枪、机枪打下来，但仍无法阻拦这些要财不要命的市民。有人扛着皮箱，夹着毛毯往外跑，手臂已被机枪打穿，血如泉涌，仍不放手；有的抱着大纸箱，被枪弹打断了腿跌倒在地，咬着牙往外爬，前头还推着抢来的“战利品”。在枪林弹雨中，这些出生入死的“勇士”们，没有一个肯放下手里东西逃跑的。其“惨烈悲壮”足以和“台儿庄战役”媲美！看着这些红了眼睛的市民，我惊愕万分，忙抽身绕道奔向水道街，又拐进了中央大街。

几辆挂着苏联国旗的卡车，巡行在中央大街。车上是苏

联大使馆雇用来的一些白俄青年。他们全副武装，架着机枪，在苏联红军到达之前这段时间里执行着震慑乱民，保护领事馆的任务。我怕家里人惦念，急步往家走。在南马路一带的军用粮库和物资储备库前又遇到了群众抢劫的场面。这里由于是军用物资，保卫设施比较完善，担任守卫的日军根本没有缴械投降的意思，何况面对的是些手无寸铁的乌合之众。进攻粮库、物资库的老百姓们无所畏惧地在用石块和棍棒在和炮楼里的机枪对抗。院墙上，屋脚下死伤累累，但呐喊声仍一浪高过一浪，斗志不减。仓库的大门仍未被冲开，砖头、瓦块砸在大门上咚咚直响，落在地上积成了小山，但还是不能越雷池一步。我看到几个人蹲在一个房角后边，正在研究制造一种投掷的燃烧瓶，并且部署夜间偷袭行动。不知这些人都是什么身份，但从其认真、热切、不怕死的神态上看，倒真有几分江湖好汉的豪气。不过一想到他们的目的不过是为了抢些东西和粮食便以命相搏，我又觉得实在有些划不来。

当天夜里，那些成为丧家之犬的日本人，有军人、商人、职员等等带着女人和孩子都悄悄地汇集到了这个大院里，以求得到这里武装的保护。据说这里并非惟一的避难所，在南岗区东边的原日本海军武官府，有一座兵营收容了上万的日本难民。那里配备着各式轻重武器，形成了一个组织严密，防备森严的堡垒。

中国人这方，一连几天都有“艺高胆大”的人物夜探虎穴，伺机夺宝。成功的没人知道，但每天早上都有被打死的“夜行人”被扔出墙外，前前后后总有十余人被杀。这两处日本据点一直未被攻陷。直到苏联红军的坦克开入哈尔滨，这些顽固的日本人才挂出了白旗。不过苏联士兵并不买账，

面对着举起双手的日本人，大鼻子端着转盘枪，开玩笑般手指头一动就是一梭子打过去，给小鼻子前胸穿上五六个洞眼……

回到家里，我筋疲力尽，躺在炕上迷迷糊糊地睡了过去。一觉醒来，已是黄昏，外面仍有不断的枪声。我家大院里公认的“头人”老赵大哥在院子里喊着：“谁也别出去了！都早点休息吧，关大门喽——”为防流弹，家家户户朝外的窗户都用砖砌死，只留个豆腐块大的瞭望孔。市里的发电厂早已不供电了，所以太阳一落山，屋里一片漆黑。从后窗孔向南岗上坎望去，惟有老巴夺烟草公司尚有灯光闪亮，原来这个挂着米字旗的英国人开办的烟草公司自己能发电。老巴夺大门紧闭，戒备森严。虽灯光明亮但不见一个人影。这里虽说是战胜国的企业，但动乱之中，谁能保证自己安然无恙？面对着这块肥肉，抢红了眼的老百姓恐怕不会无动于衷吧？

果然，凌晨四点左右，天刚见亮，人们就被激烈的枪声惊醒。只听赵大哥在院里喊：“谁也不许出去，老巴夺开枪啦！”

院子里的几个年轻人爬上房顶伸脖子向岗上眺望，我也往房上爬，被老爸拽住脚脖子一顿臭骂拖了下来，只好蹲在炕上从后窗的瞭望孔往外瞧。我家后窗正对着那个高于道外地面三十多米的高岗，岗上老巴夺烟草公司的建筑物清晰可辨。只见老百姓足有上千人在公司的北墙外围成一圈，乱哄哄地涌来涌去，呐喊声和机枪声交相呼应。依稀看见一群人抬着一块枕木状的大木方，向一处围墙撞去，其情景和古代战争中攻城方法一模一样。这种攻法看来几千年来一直有

效。果然，不一会儿那里欢声雷动，尘土暴扬中，一处围墙被打开了豁口，如蚁的人群黑压压地拥了进去。很快就有人背着木箱、抱着纸盒子跑了出来，将东西交给家里来接应的人，返身又冲入了围墙。其中有些竟是披头散发的妇女。

大概人群拥入了老巴夺公司院里后又分散开来，警卫们寡不敌众，又不便射击，所以枪声渐稀，而冲进去的人却越来越多。从高岗到下坡的路上熙熙攘攘来往奔跑的人流已成络绎不绝之势。沿途散落的香烟盒子，大条小包遍地皆是，任人捡拾。而那些得到战利品的勇士们则肩上扛着两三个大箱子健步如飞而归。

距“战场”几百米之外，道外区新站一带的老百姓家墙头和屋顶上，看热闹的也不下几千人。有的狂呼怪叫，拍手叫好；有的禁不住也摩拳擦掌，跃跃欲试，可又怕挨枪子儿，急得抓耳挠腮，顿足拍腿，怪态百出。一些家长没管住的小孩子们，跑出几十米从半路拾回几盒香烟便挨了几巴掌，又乖乖地向大人交出了“战利品”。点上了烟，猛抽了几口的家长，则将孩子夹紧在大腿里，又兴致勃勃地看热闹了。

这场攻坚战，持续到了上午九点多钟才在稀稀拉拉的枪声中结束，大概东西已被抢光。老巴夺的墙里墙外，岗上坡下，扔下了五六十具尸体和沿途满地的散包香烟。血腥气混杂着烟草的香味飘荡在老巴夺高岗上下经久不散。

枪声、血迹和尸体已成为人们生活中司空见惯了的東西。如今，沉甸甸挂在我腰间的“张口等”已不再算是赘物，而是壮胆的护身符了。我检查一下弹夹，只剩两发子弹了。这怎么行？身逢乱世，护身的枪支没了子弹便同一块废铁一样，我犹豫再三，决定再回司令部去要些子弹，估计还不会有什么问题。

今天，司令部里的人明显减少，但“胡子窝”里的那种烟酒臭气仍然很浓。张团长、阎连长、孙少尉等人已经把楼外、院内的枪支弹药收集到了一起。大客厅的桌子上短枪、子弹堆成了小山；步枪、战刀码在墙角像戳成堆的高粱杆一样。楼顶上的高射机枪大概太沉重，不好搬，几个人正在研究如何拆卸收藏的问题。张团长见我来了很高兴。听说我想要几发子弹，把手向桌子一挥：“老弟你随便拿，要多少都行！”并建议我换一把更好的枪用。我笑着谢绝了。因为这“张口等”已用熟了，挺趁手，论重量也比别的枪多少轻些。这时，田德山上尉也来了，看见我又出现在这里有些惊奇。我告诉他自已来要几颗子弹，正打算走呢。

这时，已接近中午。听到院子里的汽车喇叭声，大家以为是曹司令驾到了，谁知下车的只有李副官自己。他手里握着枪，三脚两步地跨进了大厅，脸色苍白，气喘吁吁，好一阵子才说出话来：“曹司令昨晚已被苏联领事馆抓走了。”

原来，苏联领事馆是在执行国际法庭的指令：凡敌国将级以上的军官，不论日本人还是伪军，一律按战犯处理。听说哈尔滨第四军管区司令邢士濂中将司令官也在其中。据我估计，这次大搜捕行动的带路人，一定是苏联间谍郭索夫上校。只有他才能对这些大人物的行踪、住址了如指掌，手到擒来。

群龙无首，司令部里这群希图重温旧梦的大小军官正在发蒙，一个意想不到的人物出现了。这人就是被丰永侦察捕捉在监狱里关押了一年多的国民党嫌疑犯何正卓中尉。他身后跟着两个保镖。一个我认识，是江北作业队的军需官张成云。另一个彪形大汉是陌生人。何中尉神态自若，气度威严地立在大厅中央，以万分自信的口吻宣布：“中央政府即将

接收哈尔滨，大家要保持镇静，不可轻举妄动。曹秉森已成战犯被押往苏联的伯力，与诸位无关，不必惊慌。船上关押的日本人今晚要一律放他们回家。他们中如果有人捣乱滋事的，一律格杀无赦！”（其实养民号监押的日本人除少数自决外，大部分早已溺水逃命了。）说着，扫视了一下大厅里围听的人群，道：“现在，你们谁出来代表本军听我指令？”话音刚落，张团长味地一个立正，大声应道：“本职愿听从党国指示！”何正卓点点头，伸出一个指头比画一下说：“好，这里的一切就交给你了，千万要保住军心。明天我还来。”

这时，几个趁机要巴结何正卓的军官，已经不约而同地大喊起来：“把轿车备好，送何专员！”于是，这辆内田顾问曾坐过的、曹司令只享用一天的美国轿车又一次易主，成了国民党特派员何正卓的专车。接替叶山的司机王师傅打开车门恭迎何专员登车，一溜烟开出了司令部的大门。

半个小时后，在大家的议论和猜测中，王师傅已经开车返回，立刻被人们围了起来。

众人一再追问他到底把这位大员送到了什么地方，王师傅一直笑而不答。最后，张团长急了，掏出镜面匣子将枪口顶到了他鼻子上，王师傅才吐出一句话来：“何专员说了，这是党国机密，我说出来就得被枪毙。各位就别再难为我啦！”张团长这才泄了气，用枪筒蹭蹭秃头顶，一屁股坐进了沙发里，再也没吭声。

田德山用目光向我示意，我俩先后悄悄退出了大厅。

在电车站我们分了手，他叮嘱我：“老弟，以后可别再到这里来了。咱们后会有期。到时候，我会去家里找你的……”

是的，这里再也没有什么与我有关的事了，还来干什

么？想起何正卓“稳住军心”的指示，不禁哑然失笑——江上军已不复存在了，你还稳谁的心？望着咣咣当当远去的电车，我心中是一片茫茫云海。脚下发软，脑袋发沉，一路失魂落魄，踉踉跄跄不知走向何方。

家中是引颈悬望我归来的父母妻儿；身后是再也不能给我以希望、职位和薪水的那座大楼。想到自己一无所长，谋生无望，今后拿什么去赡养父母家小？心中不禁有些黯然神伤，泪水渐渐模糊了双眼……

1945年8月21日夜，苏联红军在哈尔滨郊外与日本江桥守备队激战，苏军以锐不可当之势全歼日军，于拂晓时分从水陆两路进入了哈尔滨。苏军的军舰、炮艇从黑龙江进入松花江，水陆并进，坦克、大炮长驱直入市区。车轮碾过中央大街石砌的路面隆隆震耳，步兵手中的转盘枪响个不停。市区的老百姓家家关窗闭户，只从门缝里往外观察动静。那些靠抢劫发了家的人这时也学了乖，知道大鼻子与小鼻子不一样，未敢妄动。所以，这天早晨的哈尔滨街上，清一色是来往匆忙的苏军士兵，很少见中国老百姓。

江上军司令部大楼是被苏军第一个占领的大型建筑物。苏联海军舰只从黑龙江进入松花江，一路逆流而上。所经之处，江上军的所有舰艇和水上武备全成了苏军的战利品。

天还没亮时，一队苏军士兵冲入了司令部大楼前厅，转盘枪一梭子子弹扫去，将梁柱上的大钟打得粉碎。几个受命值宿，等着何正卓来封官加爵的军官连裤子也没穿就从窗户跳到后院，兔子一样跑没影了……当天，江上军司令部大楼就变成了苏联红军的海军指挥部。

我家附近的滨江车站也布满了苏军士兵。夜间，站前广

场上露宿的大兵们点起了篝火，上面烤着抓来的鸡鸭鹅狗。士兵手中举着抢来的烧酒瓶子，一边大吃大喝，一边引吭高歌；一阵儿哈哈大笑，一阵子鬼哭狼嚎，吓得老百姓大气不敢喘，觉不敢睡，惶惶不可终日。

第二天上午，一些胆子大点的市民贴墙根悄悄溜了出去，试探着向苏联士兵靠近。会几句俄语的，小心地挨上去与大鼻子比比画画地搭上了话。心眼儿活的，还和大鼻子兵做起了交易。后胡同的陈二嘎竟然用一瓶烧酒换回了大兵们坐在屁股底下的一只崭新的汽车轮胎。

很快，站前广场上的交易就开展起来了。

据了解，这支击溃日本关东军的苏联士兵队伍，其实一半以上是西伯利亚监狱中的死囚和流放的犯人。苏联西伯利亚兵团由于兵源不足，便打开牢笼放出了这群犯人，稍加训练，许以自由，便将之驱上了战场。由督战队押着去战场上打头阵。这股滔滔洪水，冲垮了日本关东军的防线，很快就浩浩荡荡地漫进了东北大地……于是，不管是日本人的仓库、商店，还是中国人的东西，全成了这些亡命徒士兵的“战利品”。

许多军用物资一时无法运走，就成了士兵们用来换东西的货源。金戒指、手表、白酒、烧鸡，凡是能吃能喝能随身携带的东西他们都要。有时，一只鸡能换一辆自行车，一瓶酒能换一条大毛毯。便宜多大，全凭你的运气。很快就有人学了乖，用酒精兑白水，灌满了一酒瓶就去换东西。实在找不着酒瓶子，贴着山西老陈醋商标的瓶子也灌了假酒，反正老毛子也不认识中国字。有个家伙假酒造得太急，忘了兑酒精，竟将一瓶白水塞到了老毛子怀里。不想，对方也学了乖，打开瓶盖得先尝一口，然后才能成交。于是，街头便出



现了上了当的老毛子吐出嘴里的白水，大骂着追打中国奸商的活报剧。田家杂货铺的二小子，拿一只破怀表和一个苏联士兵去换毛毯。那个士兵接过怀表贴耳听了听，还在走，便咧开大嘴笑了，让二小子把身边的一个大卡车轮胎推走。二小子不干，他家没卡车，要这玩艺儿没用，急得对着大鼻子直比画，非要毛毯不可。对方来了气，将转盘枪口调过来往这小子脑门上顶，吓得他撒腿就往家跑，惹得老毛子兵们哄堂大笑……

我们大院一直没开门。老赵大哥正和几个男人在院子里嘀咕加强防范的事，外面有人砸门。从门缝往外一看，原来是两个俄国女军官在大声喊叫着：“牙——吃！”我知道她们是在找鸡蛋，但是，这门是无论如何不能打开的。否则，这群大兵一拥而进，别说鸡蛋，全院的所有的鸡鸭都得绝种。

直到第三天，街上枪声渐稀，大院里才把大门开了一条缝，派人守着，放几个人出去探听动静，采购点生活必需品。

已被憋得发疯的我，不顾父母的阻拦，借口出去给老爸弄点酒，也挤出了门缝，直奔大街而去，想看看今天的哈尔滨到底变成了什么样。

市民们似乎从最初的惊惧中恢复过来，同时又迫于生计，不得不走上街头。一些中、小型商店、饭馆互相观望着，试探着摘下门板悄悄地开业了。只是还不敢把酒类拿出来公开卖，大鼻子士兵一旦喝醉了就会无法无天，强奸、杀人、抢劫财物无恶不作。青天白日，一群老毛子兵闯人民宅强奸妇女的事几乎天天发生，街头巷尾屡见不鲜。尤其那些日本妇女，更是被糟蹋得够呛。我亲眼看见一个三十多岁的日本妇女，正小心抱着半筐土豆贴着墙根疾走，就被一个大

楼门口站岗的俄国兵看见了。这老毛子眼也够毒的，一看长相、神态和走路的姿势就认出这是个战败国的妇女，立刻端枪将其拦住，一把拽到墙根，按在地上三把两下就将这女人剥得精光。自己扔下冲锋枪褪下裤子扑上去，竟在大白天、满街行人的围观下强奸了这个妇女。完后提起裤子照这日本女人的屁股上就是一脚：“滚！”那日本女人从地上爬起来，满面泪痕，胡乱穿上衣服又满地去拣土豆——她活命的口粮。在老毛子兵的喝骂下连滚带爬地逃走了。街上的行人远远看着这种兽行，骂声不绝又感叹不已——这真是作孽呀！是说俄国人，也是评论日本人：你们小鬼子怎么糟践中国人的，这回遭报应了吧！你们日本女人回去讲给自己的男人听，这才叫天理循环，报应不爽呢！

听说在火车上，押车的苏联大兵发现日本妇女也决不放过。当着满车旅客，就在座席上进行轮奸。如有不从或反抗的，当场打死就从列车窗户扔出去……日俄之间的仇恨，大概从沙皇时代的日俄战争时就产生了。当年沙俄战败，丢掉了军港旅顺口，这口气全在今天发泄出来了。

如今，家有妇女的全都门窗加固，足不出户。实在没法，必得上街的女人便剪短了头发，用锅灰抹黑了脸，穿上男人衣服才敢出门。我家大院在赵大哥的指点下，各家各户相互间都凿穿了墙壁，扒成“狗洞”，供人出入。平时用桌、柜挡上，一旦有险情就可以学“崂山道士”穿墙而过，暂避豺狼。多年后，看到电影《地道战》，才发现冀中平原上抗日游击队的战术，竟然与哈尔滨老百姓躲大鼻子的办法不谋而合。

少数日本妇女已满足不了这些西伯利亚狼的兽欲，中国妇女被施暴的事件越来越多。人们为了安全和尊严，奋起反

抗，流血事件经常发生。因强奸妇女、抢劫财物被老百姓打死的苏军士兵也曾暴尸街头。苏军远东司令部不得不派出一部分正规军充当宪兵，在街头巡逻，以整顿军纪，维护社会治安，这个措施实际是杯水车薪。

一个中国妇女在家里被闯入的两个苏联士兵强奸后，跑到苏军指挥部去控告，声称能指认出其中一人。指挥官当即用吉普车带着她来到了该地区驻军营房。在集合起来的几百名士兵队列中，这女人不看面孔而专往士兵们的背上找。果然在其中一个士兵的身后发现了自己别上的一枚带线的针。几个宪兵上去就是一顿枪托，将其打倒。通过他又供出了另一个同案犯。于是，也没经过什么军事法庭审判，当着这名被害妇女和全体士兵的面，就就地枪决了这两个罪犯。

此事虽轰动一时，使街头苏军暴行丑闻稍有收敛，但并不能从根本上杜绝各类案件发生。后来，有些宪兵也参与了犯罪行为，使老百姓的仇恨与日俱增。

一天，我正在景阳大街附近的太古街口闲逛，忽然有四个苏联宪兵骑着高头大马由东往西飞驰而来。街上摆摊的小贩躲闪不及被铁蹄当场踏伤数人，踢翻好几个货床。突然几声枪响，四个宪兵应声先后落马。有的脑袋开花，有的后背中弹，无一幸免，当场死亡。四匹大洋马，嘶叫着惊奔而去。大街上顷刻炸了窝，乱成一团。两侧商家纷纷关门上板，行人、小贩拼命奔逃。眨眼间，百米多长的大街上已空无一人。望着地上一动不动的四具尸体，我心想这阻击者无疑是个神枪手，其动机除了复仇再也找不到别的解释。此事，没一个人去向苏军报告。直到第三天，才有军车开来拉走了尸体。而那四支冲锋枪，当天夜里就被什么人拿走了。

夜幕降临，中央大街上又变得灯红酒绿，喧嚣震耳了。

舞厅、餐馆里又掀起了狂欢的声浪。财宝、女人和东方的美酒已将这些从西伯利亚荒原中拥来的洋丘八爷们迷住。丢了几个士兵，大概就像他们家中的牧场上丢了几只羊一样无关痛痒吧？